

姆指山下 的童歌

年 孟

二表姐在她結婚前到我家來了一趟，正巧我要出去，因此只在門口匆匆地向她道了賀，其實說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為她感到高興。

說不了兩句話之後，我想走了，但是她似乎有點欲言又止的樣子，遲疑了一陣，然後突然冒出了一句：「結婚那天你能不能不來？或許你不知道「他」對你很「過敏」！」這句話像一記悶棍敲得重重的，我連苦笑都裝不出來，幾乎是不敢再望一眼地衝了出來。

本來二表姐和那個男的之間的事我早已風聞，加上親戚間加油添醋的談論，沒有人認為她是可原諒的，至少我也一直如此認為。但是很久以來一大堆的問號就一直卡在我的心裡，今天這句話算是很殘酷地把這些疑問點破了。

從家門出來，我忘了要去那裏了。走到街上，大街在旋轉，停停走走的汽車在旋轉，我感到麻木了，但心裡有股強烈的願望，想再看一眼久違了的故居。從六張犁下車，穿過建築中雜亂的工地，在此起彼落公寓樓房遮掩下益發顯得低矮的日式房子，就是當年的外婆家。過去這一帶市郊的寧靜，一直是外婆養病的好地方；後來外婆靜靜地去了，來不及聽到附近新興的轟喧。接著舅舅們都搬走了，這棟房子我也就好久沒來過了。

透過低矮的圍牆看進去，椰子樹無風不動，樹蔭下的巨石在四周高樓的環伺下，已連接不上遠山的蒼翠，我突然懷疑，這裡還繫著我童年的夢嗎？

* * *

小時候我喜歡念「搖搖搖，搖到外婆橋。」一放假，我就搖著一肚子的高興到外婆家。外婆家本

來是冷冷清清的，一到放假，阿姨家，舅舅家的老表們，一群一群的回來，外婆雖被吵得頭痛，但這也是她最快樂的日子。

外婆家種有不少的蕃石榴、檸檬等，可是更具吸引力的還是後面山坡上有許多好玩的地方。小阿姨有空的時候會帶我們去玩，去過一次之後我們小孩子就懂得自己去了。我們自己出去的時候，通常是由大表姐帶頭。大表姐在我印象中，是個溫柔、白皙、很愛乾淨的女孩子，而在小蘿蔔頭中更是個了不起的領袖：她會帶我們到山坡上摘那種吸起來甜甜的小花；也會教我們把腳泡在冰涼的小溪裡，泡走了一個炎熱的下午。有時候她也會調皮捉弄人，本來要是誰敢開我玩笑，我會立刻給他好看，可是對於大表姐，我覺得倒蠻情願的。

二表姐和大表姐不同阿姨，性格也是大不相同；她不大常說話，但說起話來又快又厲害；雖然只比我大不了一歲，但總愛帶著「哼，小孩子！」的表情，這點對一個男生而言，是很難忍受的。

外婆家的晚上一向很有意思。椰子樹在月光下拖著長長的影子，仲夏夜的蟲兒一直唧唧不停。夜空中的群山壓得很近，也最富神秘。黑線框出的輪廓我覺得一點都不像姆指，倒有幾分像扒睡著的老虎。舅舅告訴我們山上有老虎，經常我們都摒住了氣，為的只是想聽一聲老虎的威吼。

像所有好奇的小孩一樣，我們也最喜歡聽鬼故事。小阿姨喜歡嚇人，她喜歡在屋外暗的地方講故事。每次我們都要搶先坐在樹下那塊平坦的石頭上，而且因為害怕，所以彼此擠得很靠近。有一次聽到虎姑婆啃小孩子的骨頭，我們都「哇」地叫了出來，慌忙間我抓了大表姐的手，在那溫暖的手裡，我覺得一點都不值得怕了。後來我有一種很荒謬的想法，我想那手指頭啃起來一定很有意思。

在外婆家我是長男，或多或少享有了比較神氣的權利。但也許是因為二表姐家境最好的緣故，在外婆家她也構成了另外一個中心。我直覺地感到她威脅了我，因此對她是帶有一點點的敵意。本來我和她很少有話講，可是和大表姐，和小阿姨等，她却有說有笑，這樣使我有時會覺得她好像是故意的。

小阿姨結婚那天，媽媽叫我和二表姐一起牽紗。我覺得最神氣的，不是打上了紅色的領結，而是隨時可以跑到新娘車上按幾下喇叭。在出發前二表姐叫我嚇了一跳，她居然敢動手幫我整理弄歪了的領結，當時我只是害怕被人家看到，我最怕人家笑什麼「男生愛女生，女生愛男生」的。我很想叫她

放手，可是又說不出來。也許因為這樣，我有一段時間不和他說話。

上了中學之後，聽故事、摘野花的興趣都沒有了，取代的是看電影，逛街。有一次看電影，遞糖給旁邊的二表姐時，我感覺出她用力張直的手微微的在發抖，給她糖好像不敢拿，都從指縫裡溜下去了。我暗叫了一聲真沒用！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想再給她一次。

那一天，我突然發現她看電影時，聚精會神的側面還是蠻可愛的，尤其是那微突的雙下巴；但對於圓圓的肩膀，圓圓的腿肚，還是一直不喜歡。

大表姐高中畢業之後，姨爹經過一番「活動」，準備送她到日本學醫。臨行前我們都回到外婆家，看著她很高興要走的樣子，我不知道是難過還是氣忿。趁別人不注意時，我獨個兒溜出來，逛到當年常在一起玩的小溪畔。秋葉落了滿地，依稀能聽到溪中傳來童稚的笑聲。我不喜歡心裡的沈重，一狠心，摘光了一株樹上僅存的綠葉，看著它一片片隨著清泉流向未知的遠方。等我手裡頭空了，心裡也坦然了些。走回外婆家，二表姐却多事的問我到那裡去了。在我懶得回答之後，我覺得她也挺可憐。

大表姐走了，二表姐念高中，住在外婆家，她父親在南部是個成功的開業醫生，成功得沒有時間去關心兒女的生活。有一點我清楚地感覺到，二表姐開始愛打扮了。很多不必要的衣服一件件的添購，抽屜一拉開，就是什麼化妝粉、口紅的。依我中學生的眼光看來，那樣無異是靈性的腐化、思想的腐化。好幾次想勸勸她，但總是又覺得跟我無關。

有一個週末，我住在外婆家。星期一上學前，她交給我一個信封。我心跳了一陣，一路上只是執心有什麼事情需要這麼神秘。挨了很久才挨到下課，躲到校園角落裡，看清楚四周沒人了，才敢掏出來。

「陌生人：我們雖然從小就認識，但一直都跟陌生人差不多……」我的天，她怎麼寫起這種信來了。說了半天只是說：「很希望能了解你」「你到那一天才會長大」「要等多久才能看到你長大」？這些話著實叫我嚇了一跳，但接著却又感到一陣反感的氣忿。我一直都只認為你是我的表姐，不希望妳寫這種信，何況我長不大又與妳何關？

回教室前，那封信就丟在字紙簍了。我可以猜到她一直在等回信，但不知是什麼樣的心理，我一直拒絕自己再去想這個問題。

下一次遇到她，她說想出去走走。看著她一直

向山坡走去，陡然增加了我的不快；很久以來，兒時的山坡雖然很少再去，但在我的心目中，這裡幾乎已成爲孩提時的聖地，不能容許別人去侵犯。二表姐問我：「看了那封信會不會看不起我？」我想我一定是遲疑了一陣才回答「沒有」，其實我心裡正有一種恨恨然的感覺。她試圖很關心的問我將來的計劃，我很大聲的回答「就如同你們大家所期望的，當了醫生，賺大錢！」說過之後，有點後悔，但也有種發洩後的舒暢。

二表姐好像越來越不專心念書，這是從媽媽那裡聽來的；姨爹老遠從南部來訓了她幾次，但是也減不了她成績單上的滿江紅。高三那年，她轉學到中部一個親戚開的私立中學去了。

她轉學之後，我們很難得再見面，不過傳聞中聽說她在那裡有了男朋友。起初我完全不相信，因為那個男的我認識，是外婆的表姪，算輩分我們該叫表叔，而且二表姐一向是很瞧不起他的——一個會把註冊費拿去泡舞女的花花公子。

聯考後榜上無名是預期的，聽說在姨爹訓了幾句之後，她跑到了那個男的那裡躲起來了。姨爹、阿姨鬥不過，還把年邁帶病的外婆請出來調解。聽起來真叫人難過。

二表姐和他之間的關係纏了很久，外婆一提起這件事，就只有長長的歎一口氣，而且，沒多久外婆連氣都不能再歎了。

二表姐奔喪回來，我們雖見了一面，但沒說一句話，之後到她結婚前幾乎都沒再見過。

二表姐要結婚了，不管怎樣，她總算已找到了歸宿，我雖然對她祝福的很晚，但總算也做了。只是她曾經對那個男的說：「過去我只喜歡這一個男孩子。」這句話敲得我很重。

* * * *

從外婆故居走出來，天色已逐漸向晚，但暮嵐掩不去拇指山連天的春草，過去我也曾如此懷向著山，但那時候我還是有夢的呀。

■生產？接生？■

病人甲：張大夫好會生喔！

病人乙：我們鎮上所有難產的產婦在他照顧之下，都能順利生產！

病人丙：聽說他有十個兒子，五個女兒。（老歪）